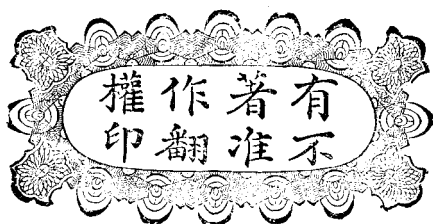


程俊英編

中國大教育家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中國大教育家（全一冊）

◎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程俊英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以六藝。」漢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是古掌教育之職者爲保氏司徒。周秦之際，官失其守，流派漸興，教育亦由私家接辦。孔氏弟子三千，講學洙泗，刪訂六藝，筆削春秋，傳于游夏。墨法各家，亦聞風聚徒傳授。始皇之時，重復古制，以吏爲師。漢興，罷黜百家，定于一尊，自是教育思想，辦學旨歸及所用教材，幾全以儒家爲宗師。民初，蔡子民氏組織愛國學社，任北大校長，以具有世界觀之辦學宗旨，鼓勵學生革命於政，聘請教授取兼容並包主義，從此各校廢孔孟之學，罷讀經之科，所用學制課程教法多採外國。故本書所述者，除蔡氏一人外，均可種爲儒化之教育家，藉此亦可窺中國教育思想變遷之跡。

民國以來，西渡專習教育者人數極夥；回國後，或執教，或辦學，口所談者爲盧梭，爲杜威，爲道爾頓制，爲Winnetka制，不知王筠之順兒童天性，卽盧梭自然發展之說也；晦菴之重洗掃應對，卽杜威實效教學法；胡璣所用者，道爾頓制也；二程所採者，設計教授法也。此非作者故意傳會其說，敝帚自珍，乃明中國教育家學說方法，亦有足爲吾人參考者。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執教者爲人模範，應以身作則，盡忠教育，始足化民成俗，培植民族。夫之徒，濫竽士林，剝削生徒，儼同市儈，愚深恥之。竊以爲獻身教育者，雖不能如馬融之出資講學，鄒玄之耕田自給，亦應效古教育家之動機純正，秉誠教導，始能達到國家所期望之目的。此本書之所由作也。

作者藏書，迭經喪亂，多半散失，遺漏謬誤，自知不免，尙望讀者有以教之。

程俊英識於滬濱

中國大教育家目次

自序

頁數

第一章	孔子	一
第二章	孟子	一三
第三章	荀況	二二
第四章	董仲舒	二八
第五章	馬融 鄭玄	三三
第六章	韓愈	三六
第七章	胡瑗	三九
第八章	周敦頤	四三
第九章	程顥 程頤	四六
第十章	朱熹	五一
第十一章	陸九淵	五九

第十二章 王守仁……………六三

第十三章 顏元……………六八

第十四章 王筠 勞乃宣……………七三

第十五章 張之洞 孫家鼐 張百熙……………八〇

第十六章 蔡元培……………八九—一〇二

中國大教育家

第一章 孔子

傳略

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曲阜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以現在曆法推算，是生在民國紀元前二四六二年陰曆八月二十七日。）他是殷商帝室的後裔，周封商宗室微子於宋，微子四傳到閔公，閔公的長子弗父何，將位讓與弟厲公。弗父何的曾孫正考父任宋上卿。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爲宋大司馬。宋臣華督作亂，殺殤公及孔父嘉。嘉後人乃避難魯國陬邑，始以孔爲氏。孔子的曾祖父名孔防叔。祖父名伯夏。父名叔梁紇，爲陬邑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娶施氏，生女九人，無男，老年與顏氏未成年之女徵在同居，遂生孔子。

孔子生三歲，他的父親叔梁紇就死去，所以他幼年境況不大好。他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他生活雖然困苦，然好陳列祭祀用的俎豆，作行禮儀式的遊戲。十五歲時對學問就發生興趣。稍長，做過委吏（主管倉庫）乘田（主管牛羊芻牧）的小官。二十二歲，設教於曲阜闕里。到三十歲，學問已經成立，頗受當時貴族階級的尊敬。三十四歲，到周朝去留學，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從他的學生比前更多。三十五歲，魯昭公討伐季氏，季氏失敗，昭公奔齊，魯國紛亂，孔子亦避難到齊。與太師研究韶樂，三月不知肉味，這時對於音樂的

興趣特別濃厚。後來齊景公問他政治，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為當時政權多半操在臣子手裏，所以孔子這樣說。景公要用他，被晏嬰阻止，孔子就回到魯國。四十三歲，季氏家臣陽虎專政，所以孔子不想過問政治；那時孔子名譽更大，弟子更多。五十一歲，陽虎被逐出奔，定公始用孔子爲中都宰；做了一年，民衆都信仰他。第二年，升爲司空，又升爲大司寇。相定公與齊景公盟於夾谷，收回被齊侵佔的失地，這是孔子外交的成功。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歲，由大司寇代行國事，誅少正卯，魯國大治。齊國很怕孔子執政，故意將女樂送給魯國，季桓居然受他誘惑，三日不朝，郊祭的時候，又不把膳肉送給大夫，非常無禮。孔子覺得無法再停留下去，就到衛國。衛靈公這時很老，怠於政事，不用孔子。孔子嘆說：「假使有人用我，一年已可行其政教，三年便可完成各種計劃了。」有一天，靈公問他軍隊行列之法，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第二天又和孔子談話，注意不集中，孔子很灰心，就到陳國去。孔子從衛到陳，路過匡邑，匡人疑他是陽虎，因為孔子的相貌很像他，就圍住孔子。圍既解，仍回衛，住在蘧伯玉家。當時衛靈公有個夫人叫做南子，要見孔子；孔子因爲要實行他的主張，挽救人民的痛苦，就去見她。因此被他的學生子路誤會，孔子只得在他面前發誓。孔子離開衛國以後，經過曹國、宋國和鄭國，最後到陳國。在宋國的時候，和弟子在樹下學習禮儀，宋司馬桓魋覺得於己不利，要想殺孔子，並且把大樹拔去。孔子就穿了便服離開宋國，並且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六十三歲那一年，陳國很亂，孔子很窮困，竟至絕糧，面有菜色，跟隨的學生也餓倒了。子路很憤慨的對孔子說：「君子亦有窮乎？」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雖不因窮而自餒，却爲不能實行他政治的計

劃而憤慨，一面又想到他教育的事業，所以嘆道：「回去吧！回去吧！我故鄉的學生們有點狂，抱着偉大進取的精神，我不知應該怎樣教他們呢？」於是又回到衛國。那時衛靈公已死，他的孫子出公繼位。出公的父親蒯聵本在外國，出公竟拒絕父親而自立。孔子很不贊成這種行爲，曾在子貢的問話裏表示過。子路也問孔子說：「衛公等侯先生整理政治，先生打算從什麼着手？」孔子說：「那該是正名吧！」子路因爲衛國父子互爭君位，覺得孔子的話絕辦不通，於是說：「真的這樣辦嗎？先生未免太迂了！在現在的局面裏，正什麼名呢？」孔子以爲名分是一切政治的基礎，於是把子路斥責一番，並說明正名的重要。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已經六十八歲，魯國季康子使人迎孔子回去，於是孔子離衛反魯。計在外共有十四年之久。哀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要想政治清明，在於選人才，廢邪曲，用正直的人。」然終不見用。這時孔子亦不求仕，專心整理古書，教導生徒。弟子共有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孔子對於音樂是最感興趣的，詩經的譜子樂經，他每篇都彈過。他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覺得學詩是最重要的，將古時的詩三千多篇選擇好的編成詩經。他說：「不學詩，無以言。」因爲那時各種交際都要唱詩奏樂的。孔子對於易經裏所談的哲理是最崇拜的，孔子讀易把竹簡上的皮帶弄斷了三次；又作文言解釋易經，他說：「希望天給我多活幾年，把易經研究完畢，我就沒有什麼缺陷了。」孔子因爲那時君不君，臣不臣，又無法糾正他，於是將魯國的春秋加以整理，在他記載的話裏，參雜褒貶的意思，警戒那些亂臣賊子。他說：「後世的人，知道我的在春秋，責備我的也在春秋。」

當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常遇到獨善其身的處士，向孔子表示諷刺規勸的意思。孔子覺得他們的行為不對，應該努力不懈的服務。一個管城門的隱者，諷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爲」的人。隱於耕種的長沮桀溺，諷刺他爲「避人之士」。孔子聽了很失意的說：「我們不可和鳥獸同居，我不和人羣相親，又和誰呢？假如天下已經太平，我丘又何必改變它呢！」某次，子路從孔子出游而落後，途中遇見負芸草器的老人，子路問他說：「你看見我的先生嗎？」老人說：「不勞動，不耕種，誰是你的先生？」說着便到田裏去除草。孔子聽見了，對子路說：「這是隱居的哲人啊！」便由子路轉達周遊列國的動機說：「不出來做官，這是失義；你們父子相養，表示知道長幼的禮節之不可廢棄；但君臣的大義，怎可廢棄呢？隱居祇能獨善其身，可是沒有盡爲人的責任；君子的做官，不過想盡自己的責任，至於主張不能實行，我早曉得了。」孔子在衛國的時候，有一天在擊磬，有一個隱於賣簞的哲人，走過孔子門外，聽見磬聲說：「有心改革社會啊！這擊磬的人啊！」接着又說：「太可鄙了！這樣硜硜的聲音，沒有人曉得自己也就算了，何必憂傷呢？人們處世同渡水一樣，應該適應環境，水淺不妨將衣襟揭起，水深就讓衣服濕透。」孔子聽見了說：「你決心不管世事嗎？這樣有什麼難啊！」孔子到楚國的時候，有一位爲避世而裝瘋的接輿，唱着歌經過孔子的門前說：「鳳呀！鳳呀！你的德行爲什麼這樣衰落？已往的行爲無法阻止，將來的還可追救呢！完了！完了！現在參加政治的人很危險啊！」孔子知道接輿借鳳諷刺自己，要想和他說話，不意他竟跑開了。

孔子平時的態度：溫和而嚴正，威儀而不剛暴，謙恭而安詳。孔子應付事物的態度：是不意度，不專必，不固。

執而且沒有自私的心。孔子平時最慎重的：一是齋戒，二是戰爭，三是疾病。孔子平素有三個問題是不大說的：就是「利」「命」「仁」，因為這都含有深遠的意義，聽的人如果沒有相當程度，很容易誤解。孔子平素所不說的是關於「怪異」「武力」「變亂」「鬼神」的事。

孔子平時很自負，子貢問他說：「有一塊美玉在這裏，放在櫃裏藏着呢？還是求好價錢賣掉呢？」孔子說：「賣掉他！賣掉他！我不過等好價錢啊！」孔子到了晚年，覺得除教育生徒整理舊書外，對於政治沒有什麼成就，就常常說出憤慨的話：「沒有人曉得我啊！曉得我的祇有天啊！」有時竟想到國外九夷去施他的政教，有人說：「太野蠻了，你怎麼辦呢？」孔子說：「君子住在那裏，就能變野蠻爲文明了。」有時孔子想去浮海，他說：「主張不能實行，只好乘着木排去渡海。」有時覺得自己已經衰老，常常表示絕望的話，某次，看見川水不斷的流，他嘆口氣說：「光陰過得和水一樣快啊！晝夜不停的流着。」又說：「現在沒有一些好的預兆，我是完了！沒有行道的希望了！」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病卒。（即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民國前二三九〇年陰曆二月十一日）葬在曲阜城北二里泗水旁邊，後人稱爲孔林。

性及智慧的分析 中國學者談性的有許多派別，最初說到的始於孔子，他對人性的善惡並未提及，祇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他覺得人類的本能，沒有什麼善惡，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吾人行爲有善有惡，這因環境教育不同而有差異，故極注意學生交友擇鄰，他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這都是他注重交友與環境的表示。孔子對人的知

慧分爲上中下三等，以爲中等的可使之向上，可使之向下；上等的雖環境極惡劣，也不至湮沒其天才；下等的雖施以完善教育，也難變爲聰明。他說：「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孔子雖覺人之智慧高下不等，但非常注重學習，祇要學生肯努力用功，還是有成功的希望。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是孔子對於又笨又不肯用功的學生，也感到毫無辦法的。

教育之重要

孔子既認人之性質相去不遠，故特重教育。而教育的原則，在「學」與「思」。他以爲人雖具有善性，如不助之以學，結果都不好。譬如有一個人他有替人羣謀福利的心，可是無一技之長，結果成一個無用的蠢人。有知能而不好學，結果成個一知半解的人。好講信用而不好學，不能辨別是非，反而危害社會。好正直而不好學，就易流於衝動。好勇敢而不好學，只是匹夫之勇，不但不能達到爲國捐軀的大勇，反而使社會擾亂。好剛強而不好學，雖能至死不屈，而主張未必合理，人反以爲狂。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以爲思慮應與學習同時並重。有學而無思，只可記憶許多沒有條理的事物，算不了知識；有思無學，便沒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亂想，也算不了知識。但兩者之中，學是思的準備，故更爲重要。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可見孔子重學遠在思之上。

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在個人方面，要使生徒達到「至善」目標，這種至善的人才，就是他所稱「君子」。這種人格，不但富於知識，而且品格高尚，能做到忠恕的地步。在社會方面，要達到「天下平」的目

標，使這些君子出來秉政，得志時能致君澤民，不得志時能安貧樂道。盡自己的職守，不求溫飽，雖窮不濫，雖困不屈，這種人出來管理政治，政治自然清明，風俗自然醇厚，天下自然太平了。

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授法，是用啓發式的，他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他對不發憤求學與思想幼稚的人，就不去啓發他；如啓發他一方面，而不能推想其他方面，就不再告訴他了。孔子的教授法是因材施教的，所解釋的務必適應對方的個性。譬如答孟懿子問孝爲「不要違背人子之禮」。答孟武伯問孝爲「保持健康，不要有疾病」。答子游的問孝爲「孝父母不只要奉養，而且要敬」。答子夏問孝爲「對父母要顏色和悅」其他如「問仁」「問行」「問君子」所答亦均因人而不同。他對於學生不是按照一定的課程每日上課的，他是讓學生隨時發問，學生將他所答的錄爲筆記。論語就是孔子弟子的筆記的結晶，而經過有若曾參的門人整理的。

教材

孔子講學雖設有講壇，然並無如今日院系的組織，因各人性之所近而施以教材，他的教材約可分爲三種：

(一) 政治

孔子對於軍政有七年的計劃，他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孔子覺得戰爭是可怕的，故對戰爭所發表的意見都是很謹慎的。衛靈公深知孔子之知兵，故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於戰爭主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爲在開戰時要謹慎，要有好的戰略，才能操必勝之權。弟子以軍政見長的有子路等。孔子對於財政，主張使人民財用充足。論語說：「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以足食足兵守信三原則教子貢。冉有是孔門財政特出的人才，他雖有「足民」的志願，惜未能實行，不顧國民經濟之榮枯，祇知搜括，增他主人季氏的財富，這是使孔子灰心而失望的。孔子對於訟政亦甚注意，子路片言可以折獄，以其能取信於人；但孔子的目標，是在無訟。他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說：「君子無所爭。」這都足證明孔子主張禮治，反對法治的。孔子教授生徒關於政治的有下列數種原則：

1. 德 就是愛民如子，人民自然服從。他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2. 禮讓 以禮讓教國民，自然無爭，天下自然太平。他說：「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3. 正名 自君主到在位的人，都要正名分，因爲名分是政治的基礎。否則言辭就沒有順序，政事就無法完成，禮樂無法興起，自然濫行刑罰，因此人民無法對付自己的行動，而全國騷亂了。所以他說：「必也正名乎！」

4. 以身作則 孔子以爲在上的人，都應該謹慎自己的行爲，在下的自然仿效。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因爲國內盜賊太多，請教於孔子，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都證明孔子注意學政治的人，要從正己做起。

5. 盡職 孔子覺得從事於政治的人，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子張問政，他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6. 舉賢才 孔子覺得一人之能力有限，對於國家之貢獻甚微，故以舉賢才授生徒。國家任用正直之人，邪曲者不但廢棄，而且可使其無地自容而變爲正直了。他說：「舉賢才……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二)言語

孔子不但是個政治家，而且是外交家。夾谷的會盟，就是他外交勝利的明證。故敎生徒亦特重口才。孟子說：「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史記稱宰我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除了他們兩位，公西華也是個外交家，孔子稱贊他說：「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他在孔子面前曾經發表過欲爲諸侯大會贊禮員的志願。孔子在言語一科裏，特重學生學詩，他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時燕會必賦詩，不學詩不能參加交際。讀詩可使言辭雅馴，態度溫柔，氣量洪厚，不至涉於暴慢。又可藉此知各國的風俗，故爲孔子所重視。

(三)文學

孔子以文、行、忠、信敎生徒，而文居首，可見他非常注重文學。顏淵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是以「六藝」爲文學教材，有時實習禮法及射御。他以爲詩除交際外，尚可興起初學之興趣，增加友誼，觀風俗盛衰，對政治不滿，又可發洩怨氣。樂的功用，可以移人性情，遠勝於知識教育。論語說：「點……鼓瑟希，鏗爾。」又說：「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孔子的樂器特重於瑟。孔子以爲禮是一切行爲的準則，故人一切視聽言動都要合禮，禮是國家的法制及人與人交接的儀式。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孔門所習者，即指各種的禮節儀式而言。

訓育論

孔子的偉大，即在其感化力的雄厚；一言一動，都給門人以絕大影響。孔子學生多半成人，其修養階段，可分爲士與君子兩種：

(一)士所應守者

1. 不可爲物質奴隸

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說：「士

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孔子以爲士應重精神生活，所謂安貧樂道，他之重視顏回，亦在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

2. 不作無恥的事。孔子說：「行己有恥。」就是不做自己所不屑爲的事。

3. 臨難毋苟免，臨財毋苟得。論語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國家危難的時候，要貢獻自己的生命，爲國犧牲，所謂殺身成仁。看見財物，要想是否己所當得，是否不義之財。

4. 弘毅。就是瞭解自己的責任，向着目標，努力不懈的向前做。

(二)君子所應守者。孔子所謂「君子」，即指「仁者」而言，就是能爲大衆謀福利的人。他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說：「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這就是他所理想的君子。所以他訓育的目標，有下列數種：

1. 仁。孔子對樊遲說：「仁的定義就是愛人。」對子路說：「修己以安百姓。」將自己的學問品行培養好，然後爲人羣服務。中庸說：「力行近乎仁。」仁者既是盡己之力做事，對於一己的物質享受從未顧及，至於生死的問題，亦早置之度外，所以能達到「不憂」「不懼」的境界。遇必要時，即犧牲一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2. 義。義者事之宜，就是做合理的事。見當爲的事，便應當去做，當爲而不爲，便是無勇。見有利益，當思是否我所當得，若是做禍國殃民的事而得富貴，亦無足尊榮。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就是君子與小人的最大差別。

3. 忠恕。朱熹對忠恕二字所下的定義最爲簡明，他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即竭自己的心力

替人做事，以己之心推想別人的心。子貢有一天問孔子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實行的嗎？」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推己的意思。在積極方面講，就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意思。每人都有忠恕的心地，爭奪嫉忌的事自然減少，國家自然太平了。

4. 孝悌 孔子以爲孝悌是仁的根本，要想在社會上立一番事業，要先從家庭做起。因爲能孝親敬長的多半忠於國。所以在德育之中，最重視孝悌。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他以爲能做到以上數點有餘力之後，再學六藝。他孝的標準有兩個：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是將自己的身體鍛鍊強健，有豐富的才能，在社會能站得住，實行他的仁道。爲子女的能做到這兩點，爲父母的算盡了責任，心也安了。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他以爲事親之道，不只奉養，而在態度的恭敬。孝經說：「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每人有敬長的習慣，行爲自然合於禮法，社會自然安寧了。

5. 信 信是交友處世必守的條件，孔子說：「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輶，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孔子以爲無論國家個人如不守信用，一切事都辦不通。

6. 剛毅 剛是剛強，毅是果敢，是仁者所必守的。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又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不可奪的志，全恃有剛毅的精神。

訓練法

孔子訓練學生的方法，雖因人不同，其主要約有三點：